

百年 中国新闻人 下

李彬 涂鸣华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百年

中国新闻人下

李彬
涂鸣华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中国新闻人/李彬,涂鸣华主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1

ISBN 978-7-211-05482-4

I. 百... II. ①李... ②涂... III. 新闻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4798 号

百年中国新闻人(上、下)

BAINIAN ZHONGGUO XINWENREN

作 者: 李 彬 涂鸣华 主编

责任编辑: 沈小燕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0.625

插 页: 4

字 数: 73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482-4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李 彬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涂鸣华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策划编辑 魏清荣
沈小燕
责任编辑 沈小燕
封面设计 池民海

主 编：李 彬 涂鸣华

撰稿人：朱 丹（一章、二章、三章）

杨 芳（四章、五章）

刘 蓁（六章、七章）

涂鸣华（八章、九章）

季 萌（十章）

侯丽军（十一章）

下 册

八 重 整 河 山

接 收·····	1
新旧之间 ·····	10
建国初年 ·····	28
朝鲜战争 ·····	48
批判电影《武训传》 ·····	57

九 覆 雨 翻 云

新闻人的早春天气 ·····	65
我向人民投降 ·····	86
《文汇报》的方向·····	91
在历史中躲闪的旅人·····	103
《落日》《平凡》铸此生·····	111
我行我素彭子冈·····	116
此生苍茫浦熙修·····	122
《新民报》的贤伉俪 ·····	129
落帽台前风雨后·····	134
旷达散淡“大先生” ·····	143
沧海没余生·····	150

目 录

荣辱毁誉说王中·····	157
一个人挑战一个报社·····	160
十 沸腾的年代	
让思想冲破牢笼·····	171
春之声·····	191
大时代·····	207
寒冰烈火更番过·····	219
做喜鹊也做乌鸦·····	225
十一 新旧之交新闻人	
沧海桑田·····	243
东方风来满眼春·····	255
“焦”青天与冰点·····	273
都市报之父·····	280
谈话节目秀一秀·····	285
直播中国·····	287
相约'98·····	300
再见旧世纪·····	314
新世纪,旧世界·····	328
他们永不停息·····	342
后记 在 路 上 ·····	359
附录 参考文献 ·····	363

八 重 整 河 山

(一) 接 收

故都的春天

1948年的年底，傅作义还在统治着“故都”北平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已经开始了为接收这个城市而忙碌。从石家庄到沿平汉路到北平南郊的公路上，是浩浩荡荡、一望无尽的运输队，华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把粮食运到前线，此时的天空虽然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在盘旋，不过，人们已经毫不在意了。运粮的民工们彼此打招呼都乐呵呵地说：“同志，北平见！”不过，《人民日报》先遣队的李庄却听到了一句以后他想起就会有点揪心的话，有个年轻的民工对这些未来城市的主人们说了一句：“你们进城了，不要忘了我们！”^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民工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此时他们同样把粗粮留给自己，把细粮送到前线。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些政策还是有些对不起这么伟大的农民，这是后话。此时各个新闻口的人员都要会集良乡，在那里准备接收北平的新闻事业。

^① 李庄著：《难得清醒》，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1949年1月1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在良乡开始办公。形势发展很快，傅作义在张家口和天津解放以后自知大势已去，接受了改编。这些干部入城以前，叶剑英在报告中告诫他们要“一尘不染、四大皆空”。一尘不染就是手头要干净，不要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四大皆空就是把“车子、房子、金子、女子”等都能够看开。这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人重蹈国民党几年前的覆辙，国民党在抗战胜利时，“接收大员”满天飞，搜刮民财，老百姓说他们是“五子登科”，就是“车子、房子、票子、位子、妻子”，一个都不能少，结果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最后国民党就只有垮台了事。如今，同样的诱惑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北平老百姓的心里是雪亮的，这个新的政权和以往的旧政权一样么？

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权，春节还是一样如期而至。北平城里有门路的大老爷们正想着如何搞到飞机票以便仓皇逃去之时，郊外的年轻人却在寻找着自己的快乐。负责接管新闻、通讯和广播的很多人此时正借住在北平北郊青化桥程砚秋的一个别墅内，晚餐过后，大家跳起了欢快的交谊舞。没有乐队的伴奏，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就用嘴巴哼哼，哼哼累了，就找来一个破脸盆，一根小木棒，在门边蹦蹦跳跳地敲起来。这样闹过后，程砚秋回来，发现除了少了些灰尘（那是被打扫干净了）外，其他还是原样。

1949年的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当时北平有200多万人口，据说有100万人在沿途欢迎，这支凯旋的队伍特意挑了东交民巷经过，那条巷子的路并不宽敞，但是意义却不同凡响。那曾是帝国主义者的地盘，是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没有碰过的地方，解放军要到这里显示他们的权威。英国的使馆门前一直常年放置着两门大炮，向中国人民耀武扬威，但在这次入城仪式前，英国偷偷地移走了这对曾经不可一世的玩意，紧闭了使馆的大门。

通常在国民党的重要部门里面都会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在北平，连傅作义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共产党员，但是国民党中央社北京分社居然没有一个地下党员，可见是“反动透顶”。但接收的时候还是没有什么麻烦，早有了政策，就是对于过去的人员甄别留用，尽量不破坏正常的工作。这样北平中央社接收后的一两天就开始播发新华社的稿件，当然还是会有很多小小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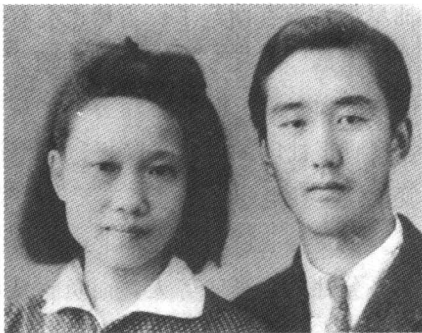
原来中央社的人对这些接管人士非常的客气，而接管者却要时时注意纪律，两方面就不时要发生一些软交锋。有个叫张连德的同志，负责电务，这位老兄技术一流，可惜有个坏毛病，就是烟瘾太大，在良乡集结学习的时候，没有钱抽烟了，只好到集市的地上去找别人吸过的烟头，但是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形象，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地去，狼狈之极。他的这个毛病被别人探到了，就送了他两条“大前门”，老烟枪只好对人家撒谎说不抽纸烟，只抽旱烟，婉言谢绝了。当然也会有不知不觉堕落的，要不怎么会有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不过总体而言，还是一尘不染的占绝大多数。报纸在社会上的威望仅次于政府公文，有一次，人民日报社印的《北平晚报》有个评论，说电力紧张，而霓虹灯晚上又挺耗电的，结果第二天，北平城里面所有的霓虹灯都关了。

负责接收国民党在华北的党报的是范长江，负责接收中央社北平分社的是李庄等人，而负责接收北平广播电台的是徐迈进、李伍、齐越等。范长江曾经在北京大学读过书，不过为了当记者，文凭不拿就跑了。李庄却没有来过北京，他是从太行山上下来的新闻工作者。齐越可以算是一个老北京，1941年他瞒着父母逃离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去了西安，在那里的西北大学学习俄语，在大学他的胆略和声音同样引人注目。1945年在西北大学举行的一次纪念普希金的晚会上，他朗诵了普希金的名篇《自由颂》，全场都被他的声音给镇住了，大家静悄悄地凝听着，即

使场外国民党特务故意鸣枪捣乱，也没有一个人提前退场。在大学齐越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东北汉子，他和他的挚友史成汉（即著名诗人牛汉）打过特务学生，夺过校警的枪。

1947年8月16日，在河北涉县沙河村的一个土窑洞里面，齐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男播音员，在播音时，他心里藏着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在蒋管区的妻子和还在吃奶的女儿能够听到他的声音。齐越在工作上是一个严厉的人，严厉得不近人情，可他又是一个充满柔情的人。在解放区的时候，他想念他的妻子和孩子，为自己把她们留下来独自去解放区而一遍遍地自责，在和妻子分别1年的纪念日子里，他偷偷在妻子的照片后面写下了西蒙诺夫的那首名诗《等着我吧》。他后来还真的找到了他的妻子，用的是土办法，在电台上播出寻人启事，这已是北平解放以后的事情。

1949年4月24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奉中央之命，在早晨的新闻中对国民党的南京广播电台呼叫，当天晚上8点半以后两台开始对话。齐越首先自我介绍：“我是齐越，整齐的齐，越战越强的越”，对方也通报了自己名字，齐越



齐越夫妇

要他：“你们要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言。”^①从那时起，南京台全部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节

^① 杨沙林著：《用生命播音的人——齐越》，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目，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从此销声匿迹。

齐越当时住的地方离电台太远不方便，所以他和妻子就搬到电台对面的一个私人开的医院，这个医院把空出的病房作为宿舍。齐越为了保证工作时精力充沛，白天有个安静的环境，就坚持住在最后一排原来是停尸房的房间，那房间阴暗潮湿，他还是愿意住着，图的是清静，可以不受打搅地休息。10月1号那天他就是从这里走向天安门城楼，播出开国大典的盛况。

霓虹灯下的上海滩

在上海解放前夕，党中央就决定把原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名字授予即将出版的上海市第一家党报，可见中央对上海的重视。范长江担任未来的《解放日报》的社长，恽逸群担任主编兼副社长，魏克明任副主编。这三人都是当时中国新闻界响当当的名角。此时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民主人士也要回上海，这帮新闻人又在中国的偏僻的小农村碰上了，在北平开政协筹备会住的是六国饭店，丹阳一个小旅馆就被他们也称作了六国饭店。

在江苏的丹阳农村开始了接收旧上海十里洋场的筹备工作。恽逸群在农舍的油灯下写下报纸的发刊词，编辑人员在稻草铺的地铺上进行着“试刊”的实战演习，技术上的工作进行得还是有条不紊，但还有很多思想上的工作要做。在没有进入这个中国最具有诱惑力的城市之前，陈毅，未来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已经看到接管干部里面有人摆老资格，嫌级别不够的情绪在抬头，国民党抗战时“接收大员”的劣迹犹历历在目，共产党人同样也要经历一场没有炮火的洗礼。毛泽东管这个叫作“进京赶考”，认为是艰巨而光荣的万里长征的一步，熟读历史的共和国缔造者，联想到了300多年前的同样一支接收城市的起义队伍，那是明

末甲申年李闯王进京的事情，那支队伍被腐蚀了，这支人民的队伍呢，以史为鉴吧。文艺工作者为这些未来城市的主人演出了两出戏，分别叫做《闯王进京》（邓拓所写）和《甲申三百年祭》。

当时上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地，周恩来说上海的文化是整个中国的“半壁江山”，而旧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比新知识分子要大得多，为了做好接收和恢复报道的工作，对 58 个单位进行了接管和军管，其中有报社和通讯社 25 家，书店和印刷厂 30 家，从业人员 2314 人。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是私立的大中小学和私营文艺单位，一律都不接管，也不实行军管，不过新闻方面就比较特殊。例如《新民晚报》过去和共产党就有联系，所以解放后就一直出版，一天也没有停刊。

《文汇报》虽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查封了，但是严宝礼、徐铸成希望恢复时，文管会还是给了他们纸张和印刷方面的帮助。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同情中国共产党，所以还继续出版。不过英文的《大陆报》就被停刊了，这是国民党的“账房”孔祥熙主办的，虽然他想以委托给美国人的方式来蒙混过关，不过还是被查了出来，就这样禁了。当时负责这些工作的是夏衍，但范长江和恽逸群都来到了上海，而且范就住在夏衍的家里，新闻出版这一块主要由这两个人来执行。

华东局命令由恽逸群对《新闻报》和《申报》进行军管，这是对这两家旧上海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一个“优待”，《申报》的所有设备等都归了《解放日报》，原来的官僚资本没收，形成国营资本，但是对于史量才家属所有的私人股份，并没有没收，这样《解放日报》就是一份有资产阶级资本的共产党机关报。

《新闻报》在抗战以后被国民党的 CC 系控制，所以就被完

全接管了，另外出版《新闻日报》，负责接管的是金仲华。当时《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的主要领导都住在《新闻报》社长程沧波的一栋小洋楼里面。当年程沧波买这栋漂亮的花园洋房只花了1块钱，事情的原委很简单，程沧波当初向报社借了几百万元的旧法币，换成金条买了这房子，后来国民党通货膨胀，物价贬值，就废掉了法币，改发金圆券，1金圆券折合几百万旧法币，这样程沧波就花了1金圆券买了一栋别墅。

《解放日报》报社留用了不少《申报》的老人，起初内部管理制度还是沿用《申报》的老一套，后来由范长江逐渐地调整和修订。范长江是个很严厉的人，做事雷厉风行、果断坚决，但是就是太严肃了，大家觉得他并不可亲。所以《解放日报》成立4个月以后，胡乔木点名要恽逸群当副署长的时候，华东局没有放，而改派范长江北上。范长江后来在《人民日报》当了一阵子社长，但没多久，就离开了新闻工作的岗位。

那些日子上海的新闻界非常热闹，不少人刚从北方南下，又有不少人从上海出发向大西南挺进，各地都需要人才。从上海等地组织了人数众多的战地服务团，准备大西南的接收工作。这些服务队总共有两万多人，当他们坐在闷罐车里面的时候，觉得旅途这样呆着很无聊，就组织了一个临时的广播站，把老报人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临时抓差，从此她就和广播有了不了的缘分，上世纪80年代，她根据湛容的短篇小说改编了一个广播剧，叫作《减去十岁》，曾经获得国际金奖。

这里的黎明没到来

在北平和上海都已经紧锣密鼓地筹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时候，重庆的新闻人却还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中苦苦挣扎。这年6月2日的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第7656号报头下的

本报广告是这样写的：“今日零售价目：重庆报联会今日公布袁头银币 5 分标准，折合金圆券 6500 万元，土报纸，按袁头银币 3 分标准，折合金圆券 3900 万元。”这是中国报纸“空前”的价位了。

国民党的《和平日报》、《中央日报》都已经穷困潦倒，靠卖设备维持生计。收入好点的《大公报》、《新民报》也是时时闹饥荒，有的报纸在报上刊文说：“这是新闻的末路时期。”他们在报上用大的通栏标题写着：“与人有仇，劝人办报，新闻界走向末路，从业人员穷困不已。”《大公报》本来是最畅销的报纸，到了 1949 年的时候，也经常是没有客户来做广告，只好自己登广告清理仓库卖旧货。到了后来，为了打开销路，也因为读者实在是穷困，《大公报》曾经同时用 6 种纸型来印报纸，每种都是不同的价格。实在是末世有“奇招”。

在重庆还有一份报纸，它比上述的那些报纸受到的压迫更深，但是它的生命力也更加顽强。它曾经五生又五死，却从来没有公开发行过，有的时候没有刊号和刊头，有的时候发行量甚至只有一份，这就是《挺进报》。这份报纸诞生于 1947 年的 7 月，地点选择在陈然同志的家里，领导这份报纸的是彭咏梧，他是江竹筠（即江姐）的丈夫。

起初《挺进报》主要是给党内和进步人士看，1948 年开始采用“攻心”战术，搅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心，专门投寄给国民党的头目，包括当时的西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重庆市长杨森等人。1948 年 4 月，陈然被捕，第一代《挺进报》出到 23 期就遭破坏。陈然被捕后，在狱里依然坚持办这只能发行一份，消息闭塞的报纸，传递着关于解放区一鳞半爪的消息，这份报纸叫“白宫”版，因为在白公馆里面发行，没有报头，没有刊号，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停刊。陈然不久牺牲在狱中，他的事迹写进了中学语文的课本，家喻户晓，他的母亲在得知自己儿子的死讯

以后，因悲伤过度而去世。

1948年7月，川东特委决定恢复《挺进报》，由李累、唐祖美、程谦谋负责，这份报纸因为程谦谋的被捕而停刊。1949年2月，第四代《挺进报》又出版，主要收录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录音，坚持到当年的7月份也休刊，隐蔽下来，等待解放。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一些不知名的同志也出了一份小报，名字也叫《挺进报》，这份报纸专门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黑幕，被“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伙列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专案审查，这可以算是第五代的《挺进报》。

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甘惜分也在这个时候接到了要赶赴大西南的命令，由于后来他在新闻学教育上的成就，当然也因为和王中的争论，很多人就忽略了他还是个老革命，抗战时坐过日本鬼子的监狱，趁着鬼子们去“扫荡”的时候，奇迹般地逃了出来。1946年他作为新华社记者，只身闯大同，报道了阎锡山还留用日本人打内战的消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的《17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就是由甘惜分编辑修改后转发给总社的。

甘惜分到了重庆以后，接收的是国民党的中央社，并以此建立新华社西南总社，海陵还是副社长，甘惜分是采编部主任。解放重庆初，甘惜分第一个报道渣滓洞、白公馆的大屠杀，也是第一个报道著名将领杨虎城被杀害。可惜甘老那时候只写了一些小消息，并没有写出一篇有血有肉



甘惜分